書名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印本光緒三十年再版本
撰者　清 李寶嘉 撰
卷　卷二十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風世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3
編號　D8693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9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印本光緒三十年再版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官場現形記卷之一

南亭新著

## 望成名究訓頑兒　講制藝紳勗後進

話說陝西同府朝邑縣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個村莊這莊內住的只有方二姓並無他族這莊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戶人家祖上世代務農到了姓趙的爺爺手裏居然請了先生教他兒孫攻書到他孫子忽然得中一名黌門秀士鄉裏人眼淺看見中了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莊的人都把他推戴起來姓方的便漸漸的不敵了姓方的瞧着眼熱有幾家該錢的也就不教他上本分了他們的子弟讀書這舉人姓王名仁因爲上了年紀也就絕意進取到得盡心教授不上幾年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有的也會謅幾句詩內中有個天分高强的竟

把這話告訴了賈大少爺賈大少爺聽了自然歡喜心上想道他如今可上了我的當了未到天黑札子已經送來賈大少爺差使既已到手病也沒有了並不請假第二天便赴河督行轅稟見謝委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官場現形記卷之二十三終



南亭新著

擺花酒大鬧喜春堂
撞木鐘初訪文殊院

話說賈臬台的大少爺自從造了一封周中堂的假信吹了個風聲到河台耳朵裏竟把河台瞞過信以爲眞立刻委他當了河工下游的總辦他心十分歡喜立刻上轅稟見謝委稟辭河台見面之後不免又着實灌些米湯他到工之後自己一個人盤算將來大工合龍隨摺保個送部引見已在掌握之中雖然免了指省保舉一切費用然而必得放個實缺出來方滿我的心願又想要放實缺非走門路不可要走門路又非化錢不可因此他一到工上先把前頭委的幾個辦料委員抓個錯一齊撤差統通換了自己的私人以便上下其手下游原有一個總辦見他如此作威作福心上老大不高興屢次到河台面前說姓賈的壞話河台碍於情

面不好將他如何後來又被賈總辦曉得了反說他有意霸持遇事掣肘遞了個稟帖給河臺請河臺撤他的差使以便事權歸一大人若不將他撤去職道情願辭差河臺無法只得又把前頭的一個總辦調往別處這裏歸了他一人獨辦更可以肆無忌憚任所欲爲諸公要曉得凡是黃河開口子總在三汛到了這時候水勢一定加漲一個防堵不及把堤岸衝開就出了岔子等到過了這個汛水勢一退這開口子的地方竟可以一點水沒有所以無論開了多大的口門到後來沒有不合龍的故而河工報効人員只要上頭肯收留雖然辛苦一兩個月將來保舉是斷乎不會漂的此番賈大少爺既然委了這個差使任憑他如何賺錢只要他肯拿土拿木頭把他該管的一段塡滿挨過來年三汛不出亂子他便可告無罪就是出了亂子上頭也不肯爲人受過但把地名換上一個譬如張家莊改作李家莊將朝廷朦過去也就沒有處分了自來辦大工的人都守着這一個訣竅所以這回賈大少爺的保舉竟其十拿九穩有話便長無話便短過了幾日決口地方雖不能如上文所說的點水俱無然而水勢漸平防堵易於爲力又加以河帥恐遭嚴譴晝夜督催賈大少爺本是個嬌生慣養的人到了此時也只好跟在工上吃辛吃苦亦總算難爲他了等到工程十成八九大衆方纔把心放下下游工程統歸總辦作主當由他選擇吉日吉時合龍到了那天四更頭裡賈大少爺換了一身簇新的行裝擺齊親兵小隊跨了一匹高頭大馬親到工上督率等着吉時報到大工告成總辦又統率在工大小文武員弁上香行禮叩謝河神文武員弁又一齊向總辦賀喜總辦又赴河帥行轅稟知合龍當蒙河帥傳見允爲從優保奬照例文章不用細述賈大少爺事完之後當即回省仍在父親衙內居住過了些時電報局得了閣抄上諭曉得賈大少爺蒙河督於奏報合龍摺內另片奏保奉旨送部引見先賞加布政使銜得信之下自然歡喜河督因他是賈臬臺的少爺乃是同寅之子雖未接到部文業奉

聖旨允准特地先寫信來關照賈臬臺便叫兒子先赴河督巡撫兩院叩謝此時督撫兩憲俱已開復處分而且一齊又交部從優議叙自然也是高興的等到大案出奏的時候賈大少爺除將在工員弁分別異常尋常請獎外又趁勢把自己的兄弟姪兒親戚故舊朦保了十幾個在裏頭河督一時不及細察通統保了進去這是河工上的積弊如此也無從整頓的閑話休題單說賈大少爺這一盪差使錢也賺飽了紅頂子也戴上了送部引見也保到手了正是志滿心高十分得意在家裏將息了兩個月他便想進京引見謀幹他的前程稟告父親賈臬臺自然無甚說得隨向原保大臣那裏請了咨文擇日登程北發預先把賺來的銀子託票號裡替他匯十萬進京又託京裏朋友預爲代賃高大公館一所以便到京居住諸事辦妥然後自己帶了一個姨太太一個代筆師爺又一個管帳的並男女大小僕人廚子車夫人等數了數足足有三十來個賈大少爺同姨太太坐的都是自己的車其餘全是祥符縣辦的官車在路曉行夜宿非止一日一日到得北京城在順治門外南橫街朋友替他預先找好的一坐公館暫時住下賈大少爺此番進京原是爲廣通聲氣起見所以打定主意極力拉攏到京之後凡是寅年世戚鄉誼無不親自登門奉拜足足拜了七八天的客方纔拜完他每日出門坐的是自己的坐車騾子是在河南五百兩銀子買的趕車的一齊頭戴羽纓凉帽身穿葛布袍子腰掛荷包足登抓地虎跨在車沿上眷梁筆直連帽纓子都不作興動一動這個名堂叫做朝天一炷香京城裡頂講究這個所以賈大少爺極力摹仿坐車之外前頂馬後跟騾每到一處管家趕忙下馬跑在前頭投帖所拜的客也有見得着的也有見不着的也有發帖子請吃飯的也有過天來回拜的賈大少爺都不在意頂要緊的是太老師周中堂同着寄頓銀子一個錢店掌櫃外號叫做黃胖姑的到京的第二天就去奉拜齊巧這天周中堂請假在家一見大片子名字上頭寫着小門生三個字另外黏

着一張籤條寫明河南按察使賈臬之子周中堂便曉得是他了這位老中堂一直做京官沒有放過外任一年四季甚麼炭敬冰敬贄見別儀全靠這班門生故吏接濟他些以資澆裏如今聽說是他心上早打了底子立刻請見賈大少爺進去了好一回只覺得冷冷清清不見動靜約摸坐了半個鐘頭中堂方纔出來賈大少爺朝他拜了幾拜中堂祇還了半個揖讓他坐他曉得中堂的炕不是尋常人可以坐得的就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中堂見了他氣吁吁的祇問得他父親一聲好跟手自己就發了一頓牢騷隨後方問你來京幹嗎賈大少爺一一回答中堂見話說完就此送客賈大少爺出來忙趕到前門外大棚欄去找黃胖姑黃胖姑是紹興人因爲在京年久說的一口好京話京城上下三等人都認得外省官場也狠同他拉攏大家爲他養的肥胖做起事來又有些婆婆媽媽的腔調所以大家就送他一個表號叫他做黃胖姑他這表號是沒有一個人不曉得的賈大少爺到他店門口下了車不等通報闖進了門就嚷着問道胖姑在家沒有惹得一班夥計們都抿着嘴笑一個夥計把他領到客座裏只聽得嘻嘻哈哈一陣笑聲從裏頭笑到外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黃胖姑黃胖姑一見賈大少爺嘴裏嚷道我的大爺你是幾時來的可把我想壞了賈大少爺要同他行禮他雙手拉住賈大少爺的手不准他下禮那股要好的勁畫亦畫不出兩人分賓叙坐纔坐下黃胖姑又站起來問老大人好賈大少爺亦站起來回答說好然後仍舊坐下對談黃胖姑要留賈大少爺吃便飯賈大少爺道今天要拜客過天再擾罷黃胖姑便問今天拜了些甚麼客賈大少爺回稱剛從周中堂那裏來黃胖姑道這位老中堂現在背時的了你去找他做捨賈大少爺一聽大驚急於要問黃胖姑道新近他老人家因爲誤保了一個人上頭狠不喜歡着實拿他申飭幾乎把官送掉虧了一位王爺替他求情官雖沒有壞恐怕要出軍機所以他這兩天請假躲在家裏你想出了軍機還有甚麼撈呢賈大

少爺聽說心上沉思道怪不得走上大門冷清清見了他老人家面色狠不對又發了半天牢騷原來就是這個講究想罷問道保舉一個甚麼人保舉錯了黃胖姑道本來老中堂也太糊塗了甚麼人保不得偏偏保舉個維新黨怎麼不要壞官呢趕出軍機還是便宜他的賈大少爺頓脚說道糟了糟了裡頭頂恨這個他老人家怎麼糊塗到這步田地他保舉維新黨人家就要疑心他連他亦是個維新黨黃胖姑道對啊正是爲此賈大少爺道既然如此以後他那裏我亦不便常去走動省得叫人家疑心說我也是他們同黨黃胖姑把大拇指頭一伸道我的大爺你眞是個明白人有見識我佩服你況且這種背時的人你巴結他也沒用賈大少爺聽了半天不語黃胖姑何等刁鑽早已瞧出他是因爲斷了一條門路心上可惜的意思便說道他的事是自己找的我們也不必顧戀也大爺我是自己人你的事情我總可以効力我有幾個朋友在裏頭大家都還說得來你委了我我去托他門包你成功就是了賈大少爺一聽這話句句打入他的心坎霎時轉憂爲喜連說本來有許多事要拜托費心過天細細的再談說完起身要往別處拜客黃胖姑又恐怕賈買被人家分做了去不肯放鬆一步先約他明天到便宜坊吃中飯又道大爺早晨出門拜客可以到館子裏去換便衣我們儘興樂一樂賈大少爺立時應允臨時出來上車忽然又笑着問黃胖姑道近來有什麼好條子沒有黃胖姑道有有有明天我薦給你說完各自分手黃胖姑回轉店內立刻寫帖子請客所請的客一位是新科翰林錢運通錢太史一位是甲班主事王占科王老爺一位是個宗室老爺名字叫做溥化排行第四人家都尊他爲溥四爺一位是銀鑪老板姓白號韜光一位是琉璃廠書鋪掌櫃的姓黑名字叫做黑伯果大生一張嘴能言慣道一到席面上咭咭呱呱只有他一個人說的話大家叫順了嘴把黑白果三個字竟變爲黑八哥了還有一位是在前門外開古董鋪的姓劉名厚守新近捐了一個光祿寺署正常

常帶着白頂子同大人先生們來往這些人除去錢王二位是帶還東的其餘全是黃胖姑的好友而且廣通內線專拉皮條黃胖姑看准了想做賈大少爺一注生意所以把這些人一齊邀來當下數了數連賈大少爺一共是七個客人帖子寫好派人一面到便宜坊定座一面分頭請客不在話下到了次日看看自鳴鐘上剛正打過十一點黃胖姑吩咐套車自己先到便宜坊等候約摸有三刻工夫黑八哥頭一個先來第二個便是宗室溥四爺一進門就同黃胖姑請安拉手說不出那副親熱樣子賈大少爺雖然沿途拜客倒也未曾躭擱接着也就來了一個個問貴姓台甫黃胖姑替他們三個彼此通姓報名大家無非說了些久仰的客氣話後來說到溥四爺黃胖姑道賈大哥我們這位溥老弟乃是宗室當中第一位博學說罷又哈哈一笑道誰不曉得北京城裏有名的才子溥四爺呢我從前考過他的學問我拿筆在紙上寫一豎兩點他認得是個小的的小字後來我又在小字上頭加了兩橫難爲他亦認得說是出告示的示字跟手我又在示字上加了一個寶蓋頭他說這是我們宗室的宗字這些都不稀奇末後來又在宗字頭上加了一個山字這却難爲他了你說他念個甚麼字賈大少爺尚未接言黃胖姑道他說是哈噠門的哈字大爺你瞧虧他好記性記得這字是哈噠門的哈字賈大少爺也明白北京城的崇文門俗名叫做哈噠門想是溥四爺念慣了哈字看慣了崇字所以拿崇字當作哈字讀了曉得這話是黃胖姑奚落溥四爺的但係初次相會不便說甚麼只好笑而不答及至回頭再看溥四爺却是眉頭一掀頸子一挺欲笑不笑的滿面孔得意之色大家言來語去正談論間白韜光劉厚守錢太史三個人亦都來到其時已有四點多鐘只差王主事一個人黃胖姑道時候不早了我們先坐罷空了首席等他剛纔人座停當人報王老爺來大家一齊站起主人出位相迎只見王主事穿着衣帽進來先朝主人作了一個揖又朝檯面上作了一個總揖黃胖姑讓他換了

便衣入座在席的人王主事只認得錢太史及古董鋪老板劉厚守兩個人錢太史發達比他遲兩科乃是後輩並不在意倒是這劉厚守乃是一直充當現任滿大學士又兼軍機大臣華中堂的門上跟了中堂幾年着實發了幾十萬銀子的家私因此就在前門外開了一爿古董鋪如今雖然捐了官却還常到中堂宅內當差王主事還是那年朝考中堂派了閱卷大臣照例拜門去過幾盪沒有得見只好在劉厚守門房裏坐坐劉厚守雖不認得他他却記得劉厚守的面孔自古道宰相家奴七品官況且他現在又捐了署正同是六品一樣分印結而且又是中堂老師的門口尋常人那裏巴結得上如今反見他坐在下首自己坐了首坐心上着實不安一定要同劉厚守換坐劉厚守不肯道你別光讓我還有別人呢王主事只得又讓別人別人都不肯只得自己扭扭捏捏的坐了然後同不認得的人一一問貴姓台甫貴科貴班貴衙門一問問到賈大少爺賈大少爺回稱姓賈號潤孫黃胖姑插口說道這位便是河南泉台賈筱芝賈大人的少爺我們至好王主事道原來是孝子順孫聚在一門難得難得跟手又問貴科賈大少爺漲紅了臉回答不出黃胖姑只得又替他說道這位賈觀察乃是去年振捐案內保過道班今年河工合龍又蒙河台保了送部引見他老大人官聲甚好早已簡在帝心將來潤翁引見之後指日就要放缺的王主事一聽他不是科甲出身立刻回轉了臉不同他說話在坐的人只有同錢太史還說得來王占科乃是庶常散的主事錢運通乃是新庶常所以錢運通見了王占科竟其口口聲聲老前輩自稱晚生王主事却是直受不辭非凡得意不料談了半天劉厚守忽然問王主事道王老爺你好面善我們好像在那裏會過一句話問住了王主事羞的滿臉通紅歇了半天纔答道厚翁你眞是貴人多忘事兄弟那年朝考下來三次到中堂老師那裏去叩見回回都坐在厚翁的屋子裏怎麼就忘記了劉厚守道莫怪莫怪我們中堂每日找他的人可不少我那裏記

得許多不要說別的外省實缺藩臬來過幾次我還記不清他的名字何況說到這裏不往下說了黃胖姑趕忙打岔道這位王大哥乃是刑都主事貴州司行走當差狠勤將來老中堂跟前還得你老哥保舉保舉他常常提提他名字拜托拜托劉厚守聽了一笑王主事更覺難以爲情坐立不定這個檔口裏賈大少爺坐着無味便做眉眼與黃胖姑黃胖姑會意曉得他要叫條子本來也覺着大家悶吃不高興遂把這話問衆人衆人都願意黃胖姑便吩咐堂倌拿紙片當下紙筆拿齊溥四爺頭一個搶着要寫先問王老爺叫那一個王老爺說二麗無奈溥四爺提筆在手欲寫而力不從心半天畫了兩畫一個麗字寫死寫不對後來還是王老爺提過筆來自己寫好當下檢熟人先寫於是劉厚守叫了一個景芳堂的小芬黑伯果叫了一個老相公名字叫綺雲白韜光說我沒有熟人我免了罷主人黃胖姑倒也隨隨便便不料溥四爺反不答應拉住他一定要叫白韜光道如要我破例叫條子對不住我只好失陪了大家見他要走只得隨他錢運通說老前輩在這裏不敢放肆王老爺不去理他早已替他寫好了溥四爺最高興叫了兩個一個叫順泉一個叫順利末後輪到賈大少爺王老爺因爲他是捐班瞧他不起不同他說話只問得黃胖姑一聲說你這位朋友叫誰賈大少爺叫黃胖姑薦個條子黃胖姑想了一回忽然想到韓家潭喜春堂有個相公名字叫奎官他雖不叫這相公的條子然而見面總請安說老爺有什麼朋友求你老賞薦賞薦因此常常記在心上當時就把這人荐與賈大少爺主人見在檯的人都已寫好然後自己叫了一個小相公紅喜作陪要時條子發齊主人讓菜敬酒不多一會跑堂的把門帘一掀走了進來低着頭回了一聲道老爺們條子到了衆人留心觀看倒是錢太史的相好頭一個來這小子長的雪白粉嫩見了人叫爺請安在席的人倒有一大半不認得他問起名字王老爺代說他是莊兒的徒弟今年六月纔來的頭一個條子就是我們這位錢運翁

破的例你們沒瞧見運翁新近送他八張泥金炕屏都是楷書足足寫了兩天工夫另外還有一副對子都是他一手報效的送去之後齊巧第二天徐尚書在他家請客他寫的八張屏掛在屋裏不曉得被那位王爺瞧見了狠賞識說至此錢太史連連自謙道晚生寫的字何足以汚大人先生之目不過積習未除玩玩罷了王占科道這是他師傅莊兒親口對我講的並不假照莊兒說起來運翁明年放差大有可望大衆又一齊向錢太史說恭喜正鬧着在席的條子都絡續來到只差得賈大少爺的奎官沒來這時候賈大少爺見人家的條子都已到齊瞧着眼熱自己一個人坐在那裏甚覺沒精打彩黃胖姑看出苗頭便說奎官的條子並不忙怎麽還不來正待叫人去催奎官已進來了黃胖姑便把賈大少爺指給他奎官過來請安坐下說今日是我媽過生日在家裏陪客所以來的遲了些求老爺不要動氣溥四爺說道你再不來可把他急死了一頭說話一頭喝酒叫來的相公搳拳打通關五魁八馬早已鬧的烟霧塵天賈大少爺便軫空同奎官咬耳朵問他現在多大年紀唱的甚麽角色出師沒有住在那一條胡同裏家裏有甚麽人奎官一一的告訴他今年二十歲了一直是唱大花臉的十八歲上出的師現在自己住家家裏止有一個老娘去年臘月娶的媳婦今年上春三死了住在韓家潭同小叫天譚老板斜對過老爺吃完飯就請過去坐坐賈大少爺滿口答應奎官從腰裏摸出鼻烟壺來請老爺聞又在懷裏掏出一樺京八寸裝上蘭花烟自己抽着了從嘴裏掏出來遞給賈大少爺抽賈大少爺又要聞鼻烟又要抽旱烟一張嘴來不及把他忙的了不得一頭吃烟舉目四下一看只見合席叫來的條子都沒有像奎官如此親熱巴結的自己便覺着得意更把他興頭的了不得黃胖姑都看在眼中朝着賈大少爺點點頭又朝着奎官擠擠眼奎官會意等到大家散的時候他偏落後遲走一步黃胖姑連忙帮腔道大爺怎麽樣可對勁賈大少爺笑而不答溥四爺嚷着一定要賈

大少爺請他吃酒齊巧今兒是奎官媽的生日你倆如此要好你不看朋友情分你看他面上今兒這一局還好意思不去應酬他嗎白韜光道潤翁賞酒吃兄弟一定奉陪黑伯果拍他一下道不害臊的條子不叫酒倒會要着吃說的大家都笑了賈大少爺却不過情只得答應同到奎官家去又托黃胖姑代邀在席諸公王老爺頭一個回頭說明天有公事要起早上衙門謝謝罷劉厚守說我不能磨夜有時候的九點鐘總得回家黃胖姑道不錯厚翁嫂夫人閫令極嚴我不敢勉强回來叫他頂燈吃苦頭是對他不住的又朝着錢太史說道運翁明天沒有甚麼事情可以同去走走賈大少爺因爲他是翰林要借他撐場面便道運翁是最好沒有我們一見如故今天一定賞光的錢太史無奈只得應充王老爺起先還想拉住錢太史做眼色給他叫他不要去後來見他答應便也無法他自己只得跟了劉厚守先辭別衆人上車而去這裏大家席散約摸已有八點多鐘等到主人看過帳大衆作過揖

然後一齊坐了車同往韓家潭而來便宜坊到韓家潭有限的路不多一會就到了下車之後賈大少爺留心觀看門口釘着一塊黑漆底子金字的小牌子上寫着喜春堂三個字大門底下懸了一盞門燈有幾個跟免一個個垂手侍立口稱大爺來拉走進門來雖是夜裏還看得清爽彷彿是座四合廳的房子沿大門一並排三間便是客座書房院子裏隔着一道竹籬地下擺着大大小小的花盆種了若干的花這一天是奎官媽的生日隔着籬笆瞧見裏面設了壽堂點了一對蠟燭却不甚亮有幾個穿紅着綠的女人想是奎官的親戚此外並無別的客人甚是冷冷清清當下奎官出來把衆人讓進客堂賈大少爺舉目四看字畫雖然掛下幾條但是破舊不堪烟榻床鋪一切陳設有雖有然亦不甚漂亮一面看一面坐下溥四爺白韜光兩個先吵着快擺讓我們吃了好走主人無奈只得吩咐預備酒一聲令下把幾個跟免樂不可支連爬帶滾的嚷到後面廚房裏去了霎時檯面擺齊主人讓坐

拿紙片叫條子以及條子到擄拳敬酒照例文章不用細述這時候賈大少爺酒入歡腸漸漸的興致發作先同朋友擄通關又自己擺了十大椀的莊不知不覺有了酒意渾身燥熱起來頭上的汗珠子有綠豆大小奎官讓他脫去上身衣服打赤了膊又把辮子盤了兩盤誰知這位大爺有個毛病是有狐騷氣的而且狠利害人家聞了都要嘔的當下在席的人都漸漸覺得於是聞鼻烟的聞鼻烟吃旱烟的吃旱煙奎官更點了一把安息香想要解解臭氣不料賈大少爺汗出多了那股臭味格外難聞在席的人被薰不過不等席散相率告辭轉眼間只賸得黃胖姑一個奎官怕近賈大少爺的身旁賈大少爺一定要奎官靠着他坐奎官不肯賈大少爺伸出手去拖他奎官無法只得一隻手拿袖子掩着鼻子賈大少爺是懂得相公堂子規矩的此時倚酒三分醉竟握住了奎官的手拿自己的手指頭在奎官手心裏一連搔了兩下奎官爲他騷味難聞心上不高興然而又要顧黃胖姑的面子不好直絕回覆他不留他只得裝作不知同他說別的閑話賈大少爺一時心上抓拿不定黃胖姑都已明白只得起身告別賈大少爺並不挽留奎官一見黃老爺要走怕他走掉賈大少爺更要纏繞不清便說求黃老爺等一等我們大爺吃醉了還是把車套好一塊兒把他送回家去的好賈大少爺聽說套車這一氣非同小可他手裏正拿着一把酒壺還在那裏讓黃胖姑吃酒忽聽這話但聽得拍禿一聲一個酒壺已朝奎官打來顯然沒有打着已經灑了渾身的酒又聽得拍的一聲桌子上的菜椀兵兵兵兵把吃剩的殘羹冷炙翻的各處都是幸虧檯面沒有翻轉奎官一看情形不對便說道大爺你可醉拉賈大少爺氣的臉紅筋漲指着奎官大罵道我毀你這小王八羔子我大爺那一樣不如人你叫套車你要趕着我走還虧是黃老爺的面子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如果不是黃老爺荐的你們這起王八羔子沒良心的東西還要吃掉我呢一頭罵一頭在屋裏踱來踱去黃胖姑竭力的相勸他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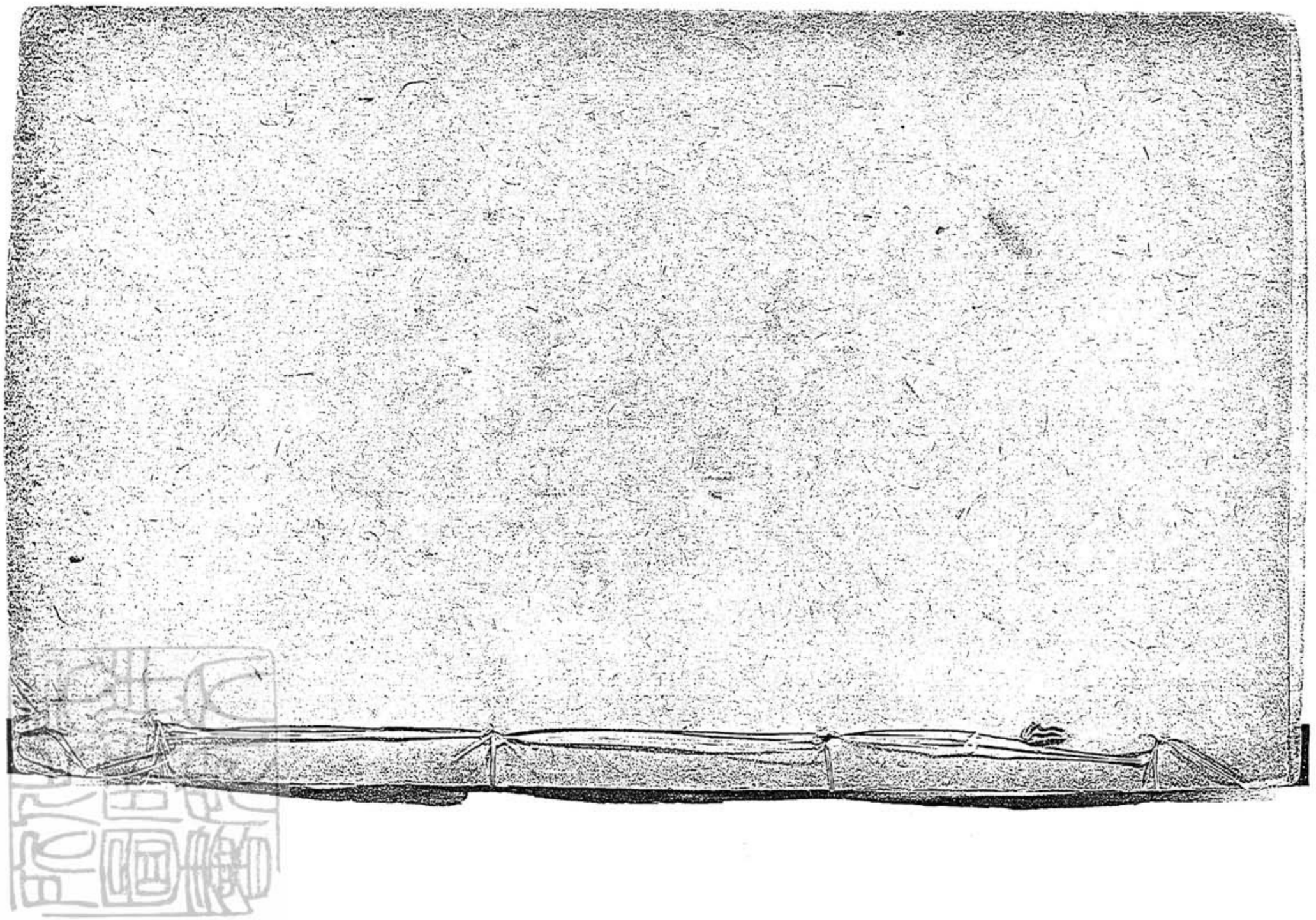
聽奎官只得坐在底下不做聲歇了半天熬不住只得說道黃老爺你想這是那裏來的話我怕的大爺吃醉所以纔叫人套車想送大爺回去睡得安穩些爲的是好意賈大少爺道你這個好意我不領情奎官又道不是我說句不害臊的話就是有甚麼意思也得兩相情願纔好賈大少爺聽到這裏越發生氣道放你媽的狗臭大驢屁你拿鏡子照照你的腦袋一個冬瓜臉一片大麻子這副模樣還要拿腔做勢我不稀罕奎官道老爺叫條子原是老爺自己情願我總不能攆上門來賈大少爺氣的要動手打他黃胖姑因怕鬧的不得下台只得奔過來雙手把賈大少爺捺住說道我的老弟你凡事總看老哥哥臉上他算得什麼你自己氣着了倒不值得你我一塊兒走賈大少爺道時候還早得狠我回去了沒有事情做黃胖姑道我們去打個茶圍好不好賈大少爺無奈只得把小褂大褂一齊穿好奎官拗不過黃胖姑的面子也只得親自過來帮着張羅又讓大爺同黃老爺吃了稀飯再去賈大少爺不理黃胖姑說吃不下因爲路近黃胖姑說不用坐車我們走了去於是奎官又叫跟免點了一盞燈籠親自送出大門照例敷衍了兩句方纔回去當下二人走出門來向南轉灣走了一截路出得外南營一直向東又朝北方進陝西巷一走走到賽金花家黃胖姑一進門便問賽二爺在家沒有人回賽二爺今兒早上肚子疼請大夫吃了藥剛剛睡着了黃胖姑道既然他睡了我們不必驚動他到別的屋子裏坐坐就要走的當下就有人把他倆一領領到一個房間裏坐了黃胖姑問姑娘呢人回花寶寶家應條子去了黃胖姑無甚說得於是二人相對躺在烟鋪上談心賈大少爺一直把個奎官恨的了不得黃胖姑因爲是自己所薦也不好同他爭論什麼只說道論理呢這事情奎官太固執些你大爺也太情急了些纔擺一檯酒就同他如此要好莫怪他要生疑心過天你再擺檯飯試試如何賈大少爺道算了罷那副嘴臉我不希罕我有錢那裏不好使一定要送給他黃胖姑道你的話原

不錯這種事情丟開就完了有什麼一直放在心上的好便好不好就再換一個十個八個聽憑你大爺挑選誰能彀管住你呢賈大少爺道你這話狠明白我今天要不是看你的面子早把那小鼈蛋的窠毀掉了黃胖姑道這些話不用說了我們談正經要緊你這盪到京城倒底打個甚麼主意賈大少爺便湊近一步附耳低聲把要走門子的話說了一遍又說在河南的時候常常聽見老人家談起前門內有個甚麼菴裏的姑子現在狠有勢力並且有一位公主拜在他門下爲徒老人家說過他的名字我一時記不清楚這姑子常常到裡頭去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上頭總說他們出家人以慈悲爲主方便爲門他們來說什麼總得比大概要賞他們一個臉其實這姑子也是非錢不應的不過走他的門路比大概總要近便些譬如別人要二十萬到他十萬也就好了人家要十萬到他五萬也就好了只要認得了他是一個寃枉錢不會化的倘若不認得他再要別人經手那就化的大了黃胖姑一聽這話心上畢拍一跳心想被他曉得了這條門路我的賣買就不成了其實黃胖姑心上狠曉得這個姑子的來歷而且同他也有往來因爲想賺賈大少爺的錢只得裝作不知又假意說道大爺你既有這條門路那是頂近便沒有了爲甚麼不去找找他呢賈大少爺道動身的時候原問過老人家老人家說你一到京打聽人家像他這樣大名鼎鼎還怕有不曉得的所以我來問你倒底他如今怎麼樣黃胖姑假作躊躇道你這問可把我問住了不是我說句大話北京城裏上下三等九流三教祇要些微有點名氣的人誰不認得我黃胖姑倒沒聽說有甚麼姑子同裡頭來往你不要記錯不是姑子是和尚道士罷賈大少爺道的的確確是姑子老人家說過我忘記了說罷甚是懊悔黃胖姑道既然說是住在前門裏頭你何妨去找找有了這條門路也省得東奔西波我們是自己人我也帮着替你打聽打聽賈大少爺道如此費心得狠坐了一回又抽了兩袋烟姑娘出條子還沒有回來賈大少

爺摸出表來一看說天不早了我們回去罷賽金花始終也沒有見面只有幾個老媽送了出來二人一拱手各自上車而去賈大少爺回到寓處一宵無話到了次日仍舊出門拜客順便去訪問他老人家所說的那個姑子一連問了幾個朋友也有略知一二的也有絲毫不知的只因這些朋友不是窮京官就是流寓在京的一向無事同這姑子往來難怪他們不曉得弄得賈大少爺甚爲悶悶一心思想我若是把各式事情交托黃胖姑原無不可但是經了他手其中必有幾個轉折未免要化寃錢倘若我找着這個姑子托他經手一定事半功倍老人家總不會給我當上的只恨動身的匆忙未曾問得仔細只好慢慢的尋找一個人坐在車中往來盤算一走走到他老人家拜把子的一個都老爺家這都老爺姓胡名周爲人甚是四海見了面居然以世姪相待問長問短甚爲關切賈大少爺急不待擇言談之間講及朝政不說自己想走門路但說如今裏頭的情形竟其江河日下了聽說甚麼當

姑子的胆敢出入權門替人關說這還了得胡都老爺道是啊越是他們出家人裏頭越相信時事如此無法挽回也只得付之一歎的了賈大少爺道老世伯現居言職何不具摺糾參那倒是名傳不朽的想是不曉得那個菴裏的姑子叫們甚麼名字所以未曾動手胡都老爺道名字倒有點曉得不過現在裏頭閣寺當權都成了他門的世界說了非但無益反怕賈禍所以兄弟只得謹守金人之箴不敢多事賈大少爺道老世伯身居台諫尚然如此見機無怪乎朝政日非了現在京城地面既有這種人倒不可不請教請教他的名字將來當作一件新聞談談亦好胡都老爺想了一回說道這姑子的名字叫鏡空這種人你找他去做倘如果一定要找他訪問個實在你只要進了前門沿城脚去問有幾個轉灣我聽人家說過如今也記不得了賈大少爺問到了地方名字心中暗暗歡喜同老世伯無甚說得只得與辭出來一見天色尚早就命車夫替他把車趕進前門車夫請示進前門到那一家

拜客賈大少爺便按胡都老爺的話一一告訴了車夫車夫道聲曉得於是把鞭子一灑展起雙輪不多一刻推進前門約摸轉了七八個灣到得一個所在只見一道紅墻門前有機棵合抱的大槐樹山門上面懸着一方匾額上寫文殊道院四個大字山門緊閉不開却從左首一個側門內出入但是門前甚是冷清並無車馬的踪跡賈大少爺下得車來車夫在前引路把他領進了門乃是一個小小院落當頭一個藤蘿架其時綠葉正茂賽如搭的凉棚一般不見天日院之西面另有一個小門進去就是大殿的院子了南面三間開出去便是山門北面爲大殿左爲客堂右爲觀音殿一共是十二間院子裏上首兩個磚砌的花台下首兩棵龍爪槐房子雖不大倒也清靜幽雅賈大少爺一路觀看踱進客堂就有執事的道婆前來打個問訊賈大少爺便說是專誠來拜鏡空師父的道婆道老爺請坐等我進去通報不到一刻只見道婆引了一個老年尼姑出來老尼見了賈大少爺兩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彌陀佛動問老爺貴姓是什麼風吹到此地賈大少爺他把自己的姓名履歷背了幾句又道是進京引見久仰師傅大名所以特來拜訪老尼一聽他是道台不覺肅然起敬連稱不知大人光降褻瀆得狠賈大少爺回稱說那裏話又問師傅出家幾年是幾時到的京城這菴裏香火必盛來往的人可多老尼道不瞞大人說老身原是本京人出家就在這菴裏是二十五歲上削的髮今年六十五歲了京城地面乃是紅塵世界老身師徒三衆一直是清修所以這菴裏除掉幾位施主家的太太小姐前來做佛事吃頓把素齋此外並無雜人來往大人今天忽然下降乃是難得之事賈大少爺一聽不對沉吟了一會便問師傅的法號上一個字可是水月鏡花的鏡字下一個字可是四大皆空的空字老尼道下一字不錯上一字乃是清靜的靜字並不是鏡子的鏡字賈大少爺便知其中必有錯誤忙問有位與師傅名字同音的但是換了一個鏡字這人師傅可認得老尼道一個北京城幾十里地

面菴觀寺院不計其數那裡一一都能認得賈大少爺知道走錯了路只得說了些閑話搭趁着辭了出來老尼又要留吃素麪賈大少爺隨手在身上摸了一錠銀子送與老尼作爲香金方纔拱手出門匆匆上車而去賈大少爺一面上車一面問車夫道不對啊你從那兒認得這姑子的車夫道小的從前伺候過順治門外南橫街戶部謝老爺跟着謝老爺來過兩盪所以纔認得的他菴裡狠有兩個年輕的姑子長的很俊謝老爺上年在這裏請過客小姑子出來陪着一塊兒吃酒今天想是爲着老爺頭一盪來所以小的不出來陪這菴裡狠靠不住賈大少爺聽說心上一動把頭伸到車子外頭往後一瞧只見剛纔替他通報的那個道婆在那裏探頭探腦的望此時賈大少爺弄得六神無主意思想要出城因聽了車夫的話想要會會那年輕的姑子待要下車又見天色漸晚恐怕趕不出城車夫見他躊躇也就停鞭以待賈大少爺沉吟了一會道今天鏡空會不着倒想不着走到這們一個好地方來姑且回去通知了黃胖姑過天同他一塊來他在京裏久了人家不敢欺負他甚麼相公娘子我都玩過的了倒要請教請教這尼姑的風味說罷便命車夫趕車出城過天再來車夫遵諭鞭子一灑騾子已得得而去賈大少爺又不住的把頭伸出來往後探望一直等到轉過灣方纔縮進霎時到得寓所下車寬衣只見管家拿了兩副帖子上來當中還夾着一封信賈大少爺看那帖子是一副黑伯果請在致美齋吃午飯一副是溥四爺請在他叫的相公順泉家吃夜飯都是明日的日期另外那封信乃是黃胖姑給他的賈大少爺看得一半不覺臉上的顏色改變等到看完這一嚇更非同小可欲知信中所言何事以及賈大少爺明天曾否赴黑溥兩人之約並後來曾否再去訪那姑子且聽三續書中分解

宮塲現形記卷之二十四終